

刺猬的故事

4B 何大進

北風如刀，遍地雪霜，大地都裂着口。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幾尺長的，一丈長的，毫無方向地，只要嚴冬一到，大地就會給凍壞了。

冷颼颼的風呼呼地刮着，吹掉了兩騎客的帽子，頃刻間，帽子就蓋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冰霜。只聽見一個男子道：「好厲害的天啊！小刀子一樣。」天空是灰色的，那腳下的冰使牲口越走越困難，不一會兒竟然被困住了。又聽到他怒叱道：「罷了罷了，就在樹旁歇會兒吧！」他在心裏也不知把老天爺給罵了多少遍。兩人其後在一棵老松柏下就坐，屁股剛碰到雪地，徹骨的寒意冰冷得使他們跳了起來，只好在馬背上取壺烈酒喝了喝，暖和一下被凍傷了的肚皮。

忽聽得「哼哼」兩聲，二人左盼右顧，尋着聲音的痕跡。其中一人回首一望，不禁嬌叱一聲，原來老樹的背後躲着三隻瑟縮着的刺猬。牠們相互緩緩靠攏，又被彼此身上的刺所刺疼，不得不又分開。為了取暖，牠們反覆靠近後又刺痛着疏遠一下。

「慈妹，走罷！再行出數里就能到一家客店，咱們到那兒打尖去。」那男的對發現刺猬的少女說道。

但見她蹲在地上望着三隻刺猬出神半晌，似乎對那男子的呼叫充耳不聞。男子拍了拍她的肩膀，這才回過神來，答道：「喔，走吧，哥。」

二人牽了馬兒復行，雪勢是減了不少，腳下仍是積雪盈尺。兩人兩畜，漫步在茫茫雪天裏。

這兩兄妹，原是南宋一個文武全才的忠臣兒女，在他們四歲的時候父親被奸臣讒言陷害，皇帝下旨捕殺全家，舉家落荒而逃。避得數日，父親打算向住在南方的親弟求助，誰知朝廷發出

通緝令，懸賞一千兩。這貪財的親弟不惜把哥哥的行踪報給官府，不久官兵便來追殺他們。得悉此事後父親氣得大發雷霆，和弟弟打了起來，這一耽誤，官兵便包圍了全家。父親竭力把孩子和妻子救了出去，自己卻喪生在刀光劍影下。他們的父親一生英雄，一直到死，始終沒有屈服，在最後倒下去之時，還手刃了兩名強敵。母親因失去丈夫，不久後也鬱鬱而終，兩個孩子便成了孤兒，幸得一戶農家收養了他們，這才不致於餓死荒野。

一晃眼十年又過，男的長得瀟灑倜儻，女的亭亭玉立。

半路上，那少女忽道：「哥，你說人與人之間是不是需要點距離好？」男子問：「怎麼？親近點兒不好嗎？互相幫助，總勝過冷落疏遠罷？」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覺得人太親近總會有問題出現。」那少女皺眉道。「你講的是吵架罷？你看義父義母一天到晚在吵，隔天還不是一樣相親相愛？」「要是這樣，三伯也不會這樣做了。」少女嘆道。想起已故父母，兩人不禁心下惻然，沉吟不語。

行到積雪較淺之處，兩人隨即上馬奔馳。

一路上雪花洋洋灑灑地飄落，輕輕的，溫柔地落在兩人的臉頰。臉上的溫熱又把雪絨化作水滴，流過臉兒。二人掠過左右兩旁蒼翠挺拔的松樹，掠過已結冰的河流，留下四行蹄印在銀裝素裹的雪野中，沿途的景色不住往後退，彷彿在訴說時間留物不留人的無奈。

不一會兒，便到了哥哥說的客店。

他們找了位置坐下，胡亂地向店小二點了幾個菜。只聽少女道：「剛才我看見了三隻刺猬靠近取暖卻又不得不分開，似乎明白了什麼，但又好像不大了解為什麼。難道人與人之間越親密，摩擦也會越容易嗎？倘若是三頭牛如何？三隻鴨又如何？牠們可沒長刺啊！」

說話之間，店小二送上了一碟清蒸魚和一碟白切雞。只見哥

哥夾起了一塊魚肉送進口中，然後把魚刺從嘴邊取了出來，便道：「不是的，誰都長刺。」

少女疑惑不解，看着哥哥手上的小刺搖頭道：「哥，我不明白。」「我問你，刺猬的刺有何作用？」哥哥認真地問。「保護自己？」「不錯！就像這根魚刺，誰又曉得這肥白甜美的魚肉裏藏了根小刺？在陌生人面前，我們會處處提防，不經意地便會把刺豎起來了。」

少女抬起頭來，突然間目光如電，在男子臉上一掃，說道：「因此，摩擦前人們都把刺藏了起來？」男子點頭道：「正是！需知道每個人性格有別，舉止有異，儘管最親的人，也不能過分表露自己。」女子微笑答道：「所以，當人收起了刺，大家都誤以為對方會接受全面的自己，摩擦反而不經不覺地就產生了。人與人相處，是需要距離的。」二人相視一笑，心中疑難似乎盡數釋然。

酒過三巡，兩人踏出客店，天色早已變得昏暗。但見一輪冰盤從雲霧中淡出，將滿未滿，僅差一抹。他們相對不語，各自想自己的心事。

微風輕拂着少女的一頭秀髮，只覺清風明月，萬古無常，人生憂患，亦復如是，永無斷絕。忽然間，一聲聲極輕柔、極縹緲的女孩子軟語溫存散在夜空：「酌酒與君君自寬，人情翻覆似波瀾。白首相知猶按劍，朱門先達笑彈冠。草色全經細雨濕，花枝欲動春風寒。世事浮雲何足問，不如高臥且加餐。」卻是那女子曼聲低吟着王維的《酌酒與裴迪》……